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残雪

霍庄 黄健中 徐晓星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字剧本

残雪

剧本 黄健中 徐晓星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2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剧本描写一个党的高级干部，在十年动乱之后，重返领导岗位，发现自己的儿子，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社会关系，从新疆调回北京，抛弃了身处逆境时结识的妻子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。他警觉到当前存在着一个亟待解决的党风问题，于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，纠正了儿子的错误，教育了干部，密切了党群关系。

剧本在揭露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弊端的同时，展示并歌颂了生活中始终存在着的光明面，并预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将似春风吹来，严冬留下的残雪，必将融化殆尽。剧本寓意深刻，富有生活气息。

残 雪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：50,000

1982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8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07

定价：0.28元

北京。天安门广场。雪后初晴。一片洁白。

太阳放射出绚丽的金辉。

天空晴朗。

马路上，奔驰着大小汽车。

路边，人群熙来攘往。

——祖国的心脏，充满着青春的活力！

人民大会堂和烈士纪念碑前的松柏枝头，雪在融化……

扫雪机在工作……

推出片名：残雪

演职员表……

夜晚的长安街。华灯初上。到处是一派庆祝新春佳节的热烈气氛。

一辆辆红旗车鱼贯驶过。

旁白：“这个故事，是生活激流里掀起的一个普通的浪花。主人公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……”

灯影照进车厢，我们隐约看到一位老人的亲切慈祥的面容和炯炯有神的目光。

他正欣喜地向窗外望着什么。

旁白在继续：“他的名字，我们经常能在报纸上见到。但那只是报导他出席会议或者参加各种活动的消息。这里所要讲的，却是他怎样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的……”

人大会堂门口。党、政、军以及中央各部、委的负责人走下汽车，沿台阶拾级而上。

旁白在继续：“不过，这个人物是我们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。他的名字叫周丰……”

这时，我们完全看清了他的脸。信念和智慧都从他的谈笑中流露出来……

大厅。各种游艺节目正在进行。

周丰夫妇高兴地在人群中左右顾盼着来到“指鼻子”节目栏前。

负责“指鼻子”一栏的姑娘笑着给周丰递去一个面具。

周丰稍稍迟疑一下，笑着接受了……

旁白在继续：“故事就让我们从他受到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的诬陷，离开领导岗位十年以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开始吧！那是一九七七年春节除夕的晚上……”

戴着面具的周丰向漫画头像的大鼻子摸索而去。

他指中了！

观看的人群爆发出掌声和欢呼。

周丰摘下面具。

群众认出了他，对他投去尊敬和爱戴的目光。

“快看！周丰！”

“周丰同志出来了！”“对，是周丰同志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记者们的照相机一个个亮起了闪光灯。

周丰微笑着向群众招手。（定格）

二

印刷厂。印刷机飞速地印着报纸。

一大版照片。

周丰夫妇参加春节联欢活动的照片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。

三

奔驰的火车。

四

印有“邮”字徽号的长途车，穿过戈壁间的公路飞快地向前驶去。

天空。清晰地移动着一列报春的雁行。

五

邮递员蹬着载满报纸和邮件的自行车，沿着一片盐湖驰去……

湖面。冰在消，雪在化……

大雁拍打着翅膀在湖边降落了。

六

一个小伙子挥动手中的报纸奔跑着。他边跑边喊：
“周伟光——”

挥动报纸的特写。

小伙子跑到了周伟光的面前：“伟光！看！……”

周伟光接过报纸惊喜地叫道：“爸爸！”

——报纸的一角，醒目地露出周丰微笑招手的照片。

七

周伟光已回到家里，正兴冲冲地将剪下的周丰照片压在玻璃板下。

小伟：“爸爸！他是谁呀？”

周伟光：“爷爷！”

小伟：“哪个爷爷？……”

周伟光：“你的爷爷！亲爷爷！是爸爸的爸爸！”显

然，他高兴得很。

小伟：“你的爸爸？”

周伟光：“当然了！”

小伟：“那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周伟光被刺痛了，他怔了一下答道：“现在你不是知道了？……快！闭上眼睛！爸爸给你变魔术！”

小伟：“真的？”说完，使劲地闭上眼睛。

周伟光：“好了！你看！”

小伟一睁眼，一件漂亮的皮毛领子短大衣闪烁呈现在他的眼前……

周伟光：“好不好？”

小伟：“好！”

这时，周伟光的妻子张秀云正在晾衣服。她透过窗子看见了这一情景。

她欣喜地走进来，当她看到那件短大衣的衣料和加工是那么考究以后，一下怔住了。“买这么好的大衣，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！”

周伟光不理。

张秀云一双谙熟女红的手在小伟短大衣上比量了一下说道：“买也不买大一点儿的，明年小了，多可惜！”

周伟光仍不理睬，自己燃着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倒在床上。

屋顶，裸露着檩条的乌黑的屋顶。

周伟光皱起了眉头。

乌黑的屋顶变成了有吊灯的天花板。

周伟光定睛一看——

有吊灯的天花板又变成了乌黑的屋顶。

他侧脸朝室内。

映入他眼帘的是土黄色的墙壁和土气的家具和陈设。

.....

张秀云：“……其实，找个样子，我给他做一件多好！”……

周伟光不屑地看了秀云一眼，然后把目光移开，他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副情景：

秀云和小伟虽然穿得整整齐齐，但却“乡里乡气”地坐在周丰家里。

周伟光的朋友吴彤问道：“那位是……”

周伟光自惭形秽地：“哦，我爱人！”

吴彤：“噢——！”那表情象是在说：“不匹配！”

幻象消失。

周伟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又漫不经心地吐了出来。

缕缕青烟升腾着。

屋顶。裸露着檀条的乌黑的屋顶。

八

法院。

周伟光、张秀云端坐在审判员胡培和托乎地的桌前。
离婚证书的特写。

“咔”的一声。印章急落，盖在离婚证书上。

周伟光表情傲岸，但却掩饰不住他那注视着印章从证书上慢慢移开……

印章盖好。他的脸上现出轻松的神情……他将目光转向张秀云。

张秀云眼睛红肿，神情疲惫。显示出强压着痛苦的自尊。

室内。死一样沉寂。

周伟光从审判员胡培、托乎地手中接过离婚证书，对他们投去一个强挤出的笑……当他看到对方的表情是那样严肃并且带着轻蔑时，便敛住笑容，自觉没趣地走了。

他走到门口，禁不住又回头望了望秀云。他目光中似有歉疚，似有眷恋，当他的目光再次与胡培、托乎地相遇时，自觉理亏地慌乱起来，他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，匆匆溜走了……

张秀云依旧陷在沉思里。

胡培同情的目光。

托乎地同情的目光。

张秀云从沉思中醒来，看到离婚证书上的印章以后，好象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！当她发现胡培、托乎地正用同情的目光望着她时，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猛地站

起，狂奔出去……

九

狂风席卷，春雁悲鸣。

夕阳残照中，冰湖化开的水面泛起碎乱的涟漪……

张秀云拖着沉重的步履沿湖边疾走着，任风扑打……

她的幻觉：

印章急落。

响声……

印章急落。

响声……

……

……

张秀云任风扑打的脸。腮边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……

她越走越快了……

— ○

昏暗的屋里，没有点灯。

张秀云的父母焦灼地等待着什么，屋里气氛显得十分沉闷。

张秀云疲惫地走回家来。

小伟象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叫着“妈妈”向她扑去。

张秀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蹲下去用怜爱的目光看着

小伟，似有很多感触。

小伟：“爸爸呢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小伟：“妈妈，你哭了？”

张秀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向屋里跑去。

她扑在母亲怀里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张父闷闷地抽着烟斗：“秀云，不哭……”

张秀云呜咽着，尽量不使自己哭出声来。

张母：“让她哭吧，要不，会憋出病来……”说着，老人的眼眶也濡湿了。

张父：“哼！离婚也兴走后门儿！……”

小伟走来，懂事地偎依在姥姥膝下。

张秀云忍住哭泣，将沉重的小伟抱了起来。她十分真切地问道：“小伟，妈妈好不好？”

小伟乖觉地：“好……妈妈，你不哭，噢！”

张秀云泪如泉涌，狂吻起孩子来。

— —

北京站。

周伟光轻松地提着手提包走出。他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向公共汽车站走去。

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一条鲜鱼放进了油锅。

周丰的老伴杜远征正在厨房里给儿子烧菜。

周伟光兴冲冲地走进：“妈妈，……嗨！大鲤鱼！……怎么吃？”

杜远征：“干烧呗！”

周伟光：“太棒了！”

传来周丰的声音：“伟光！……伟光呵！”

周丰书房。

周伟光走来。

周丰坐在写字台前：“听说，你有儿子了？快把照片拿来给爸爸看看！”

周伟光迟疑了一下，还是从衣袋里掏出照片递了过去。

周丰戴上老花镜欣赏起来。

周丰由于疼爱而泛起的近乎天真的笑。

突然，他好象想起了什么，站起来以年轻人的步伐走到书橱前面，从底层抽出一大本相册来。

他找出了周伟光当年的照片。

两张照片放在一起，真是象极了！不过，周伟光儿时的照片是和一位农村的大娘一起照的。照相水平很低。

颜色已经发黄，但那样子刚好和小伟的朴素与憨直十分酷肖！

周丰高兴地喊道：“老杜啊！……老杜！”

厨房。杜远征对一个坐在旁边切菜的战士说道：“小鬼！帮我照看一下锅！”

周丰和杜远征在过道里相遇了。

周丰：“老杜！看！……孙子！咱们的孙子！”

杜远征将手在围裙上抹了抹。接过照片眯起眼睛看起来。可是因为眼花，看不清……

周丰赶紧摘下了自己的老花镜。

杜远征接过戴上，边走边看：“太象伟光了！真象！你说呢？”

两人说着，一起来到了书房。

周丰：“他妈妈呢？”他边问边从老伴那里拿过老花镜戴上。

周伟光不语。

周丰：“怎么，没有？”

周伟光：“我们……离婚了！”

周丰：“噢！为什么呢？”他又摘下了老花镜。

杜远征也很震惊。

周伟光：“没什么！……说出来，您也不会理解

的！”

新疆。偏远小县的乡间景色。

几个女工说笑着下班回家。张秀云是其中最漂亮的一个。

周伟光倾慕的眼光。——他身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站在厂门口。

张秀云感觉到了周伟光在注视着她。

随着画面。周伟光的旁白继续着前面的对话：“当初，您被打倒，妈妈也遭到软禁。我就被‘发配’到新疆去了。……在那种情况下，不用说有人爱我，只要有人不岐视，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……”

回家的小路上。周伟光正在追求张秀云。

周伟光：“答应我！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！”

张秀云羞得惶惶然不知所措，“请原谅！……我觉得，我们……没有基础！”

周伟光：“你……嫌我爸是走资派？”

张秀云：“那倒不是！……再见！”说完便加快脚步跑掉了。

周伟光怅然若失，低头思索起来。

周丰家。周伟光却将上面的情形编造成了下面的谎

话，“……我本来是不打算在那儿成家的。可是……她对我，很同情！……后来……”

新疆。周伟光、张秀云的新家。窗口、桌前都还贴着大红的“囍”字……

周伟光在桌前看书。

张秀云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拉条子。

周伟光幸福地拉着张秀云的手，说道：“秀云！你真好！现在，除了你……我什么都没有了！”他说得非常动情。

张秀云无言地幸福地笑着。

周丰家。周伟光还在编造着：“婚后，我很快发现，我们的结合，完全是一场误会！”

法院。

印章盖在离婚证书上的特写。（定格）

张秀云望着印章盖在证书上的脸。（定格）

周伟光的画外音：“我念她对我的好处。曾经几次想维持下去，可是……实在不行！”

周丰的画外音：“你离婚多久了？”

印章拿起。（定格）

周伟光的画外音：“一年多了。”

周丰家。

周丰：“在我恢复工作以前？”

周伟光：“嗯。”

周丰：“她是干什么的？”

周伟光：“工人。”

周丰：“家里呢？”

周伟光：“也是工人。”

周丰：“你不是看不起人家吧！”

周伟光：“不是。您想到哪儿去了！”

周丰和杜远征都沉默了。

周伟光趁父母没注意溜了出去。

周丰抬头，见儿子已经不在，便对老伴说道：“伟光说话，怎么吞吞吐吐的？……你一定要找他好好谈谈！”

— 三

夜。周伟光的房间里。杜远征和儿子正在谈话。

周伟光：“……吞吞吐吐，吞吞吐吐，好象我犯了什么罪似的！妈！以后不要再提离婚的事了，行么？”

杜远征：“爸妈和你，十年没见了，还不是怕你学坏嘛！”

周伟光：“那……把我调回来不就行了？省得你们不放心！”

杜远征：“这孩子！”